

民族史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第八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民族史研究

第8辑(总第9辑)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主办

本辑执行主编 彭武麟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1月
印制时间：2008年1月
开本：16开
页数：320页
字数：350千字
定价：35元
邮购地址：北京中大民族书店
邮购电话：010-62743800、62743801
传 真：010-62743802
网 址：www.cuhk.edu.cn

内 容 提 要

本辑所收文章，涉及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与宗教、民族与法律、民族与经济、民族与文化、民族与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本辑所收文章，既包括对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与宗教、民族与法律、民族与经济、民族与文化、民族与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本辑所收文章，既包括对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与宗教、民族与法律、民族与经济、民族与文化、民族与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史研究：第八辑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9

ISBN 978-7-81108-600-3

I. 民… II. 中… III. 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782 号

民族史研究 第八辑

主 办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 数 395 千字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00-3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序言	王春生
——兼论高帝首封与西汉	
政治	任小波 (26)
南诏统一六诏考	罗 勇 (43)
中国瘴疠分布变迁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张 姗 (59)
试析瘴疠对宋经营岭南地区的影响	曾 翠 (75)
论洪武时期故元官兵安置与军事卫所建设	奇文瑛 (88)
试论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组织与管理	
——兼及长城沿线相关文物的解读	彭 勇 (112)
雕窠生犬考	钟 焰 (132)
“控噶尔国”小考	
——18至19世纪欧亚东部奥斯曼朝认识	
之一端	〔日本〕小沼孝博 (153)
漂流事件与清初中日关系	孟晓旭 (164)
默部东迁与土家族的定型	罗维庆 罗 中 (178)
土家文人诗歌与明清土家女性生活习俗	黄秀蓉 (198)
瑶族历史进程中的亚文化	李筱文 (214)

回溯与当下——兼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

对象与路径	彭武麟 (230)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云南民族关系之特征	苏永恒 (245)
袁世凯治藏策略刍议	柳森 (264)
关于“哈密事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逸妍 (276)
盛世才与“阴谋暴动案”述评	周小艺 (297)
义和团史事三考	崔岷 (322)
区域文化传统与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形成	张晨怡 (338)
常乃德《中华民族小史》试探	顾友谷 (357)
辛亥革命时期民族问题研究概述	李婷轩 (372)
胡乐与音乐新变	吴刚 (393)
试论“文艺复兴”一词历史概念的确立	王素色 (403)
浅谈北爱尔兰民族宗教冲突的历史由来	章毅君 (417)
亚历山大征服前马其顿的政治制度及亲希腊政策	崔丽娜 (424)
浅谈民居风水观中的“得水”理念	隋君 (436)

舜虞文化源流的民族学考察^①

周书灿

严格地讲，先秦时期的人们共同体，见于文献记载的如戎、夷、蛮、狄、濮等，有许多还处于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他们的社会尚处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度、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②，因而这些尚处于不大稳定状态的共同体和秦汉以后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③的民族有着很大的区别。从《春秋》、《左传》等文献记载可知，春秋时期的狄人分为白狄和赤狄，白狄有鲜虞、肥、鼓，赤狄种类更为繁多。夷有淮夷、介、莱、根牟。戎的名号颇为杂乱，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允姓之戎、伊洛之戎、犬戎、骊戎等。此外，还有群蛮、百濮、群舒等。顾栋高以为，群蛮、百濮，似都是泛称^④，甚确。不仅蛮、濮如此，事实上，先秦文献中的夷、狄、戎等族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均为泛称。从泛称到专称，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战争或自然灾害等造成的人群流动，往往使得不同族落之间的文化相互混融。《国语·周语上》称“犹有散、迁、

① 课题来源：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批准号：07BZS00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③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95页。

④ 顾栋高撰，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39《春秋四裔表》，中华书局，1993年。

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族称界限不严，相互渗透，使得先秦时期人群的族属同他们各自人群的认同意识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的特点。从另一方面看，到春秋时期以后，华夏族中逐渐形成相对严格的族群意识，《左传》成公四年中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记载，说明一部分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已日渐稳定。因此，只有充分地把握这一复杂的时代特点，才能全面地窥见先秦民族史的基本面貌。

1956年，杨向奎先生撰文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还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有虞氏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时代，应该在中国历史上给他们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过去缺少太史公一个详细而独立的本纪，是造成后来容易忽视的原因”。^①前几年，王树民先生再次从世系入手，提出了有虞氏的历史地位是较为特殊的，“既不同于后世一系相传的朝代，亦不同于唯有名号传于后世的五帝时代”，“很有必要探个究竟”。^②到目前为止，不论学术界是否赞同夏代之前还有一个虞代，但越来越多的学者确信，传说中的虞、夏之际是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阶段。正因为虞、夏之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所以，有的学者将“唐、虞史实的揭示和探索”、“夏朝史实真实性的探索”等十大课题列为在虞、夏、商、周四代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性课题^③。虞、夏之际^④的频繁的部落战争和族群间的渗透融合，奠定了夏代族群地理分布的大致轮廓和中国早期国家的雏形，研究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问题，探源导流，毫无疑问

^① 《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载《文史哲》1956年第7期。

^②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载《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

^③ 李学勤：《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④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应该对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舜的族属问题

1. 有虞氏的世系与舜的族系

若从《史记·五帝本纪》等古代文献中所透露出若干信息来看，舜所在族群的人群基本可以归属为以后的华夏集团。只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司马迁所列五帝均出自传说中的黄帝一系的说法并不科学。事实上，这一说法很早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如《资治通鉴前编·陶唐氏帝尧》中，金履祥讲道：“《史记》序朝代尚有遗，则其序谱牒岂足信乎。夫颛顼未必黄帝之孙，则五帝岂必皆黄帝之后？”一直到1923年7月，顾颉刚先生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仁化、古代黄金世界四个传统观念，^①“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②，以上认识方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不可否认的，在以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包括舜在内的五帝所在的族群中的主体，通过不同的方式逐渐渗透融合，同以后的夏、商、周三族共同构成华夏民族的主干，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20世纪20年代的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提出的同时，就有学者对该论点提出批判。如胡堇人先生称：“我以为古史虽然庞杂，但只限在尧舜以前。若尧舜以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近事实。”^③近期，罗琨先生曾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梳理了周初以前有虞氏的世系，并分阶段进行了考察^④。

①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1期，1923年7月1日。

②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努力》增刊《读书杂志》1923年第11期，1923年7月1日。

③ 罗琨：《“有虞氏”谱系探析》，载《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重华（舜）—商均……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虞阏父—胡公满

罗先生认为，由于时代久远，幕以前的世次是有异议的，有虞氏这段历史和谱系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才能再作更深入的研究。后世所载幕至商均的谱系应有相当的可信性。商均以后，虽然有很多缺环，但在西周以前保存了六世名号，反映了这个古族历史的连续性。事实上，罗先生所编排的这个世系表是否科学可靠，暂且不论，但该表所透露出的若干有价值的信息却值得学术界重视。从幕到商均这一段历史，虽然包含有不少传说的成分，但亦有大量可考的史实。这一段历史正好相当于夏代以前，亦即从原始社会晚期向早期国家的过渡时期，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文化人类学上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正由于有虞氏所在的族群在当时的部落联盟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并发挥过尤为重要的作用，该族群的若干历史给当时和以后的人们留下了颇为深刻和清晰的印象，因此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通过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这段谱系相对较为完整。

商均以后直到虞阏父，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二代，由于王朝鼎革，政权转移，该族群的历史渐渐被人们淡忘，故该段世系断断续续，缺环较大。而到了周初，该族的历史颇为清晰。尤其周初封建传说中的舜之后裔建立陈国的历史不仅屡屡见于《吕氏春秋·慎大》、《礼记·乐记》和《史记·周本纪》及《陈杞世家》等，还见于史料价值更高的先秦历史文献《左传》和《国语》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的一段话：“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侍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杜预注：“阏父，舜之后，当周之兴，阏父为武王陶正。”《国语·鲁语下》亦曾记载周武王曾将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国语·周语中》提

到“陈由大姬”，韦昭注：“大姬，周武王之元女，成王之姊。”以上分别出自子产和孔子之口的两段话，自然当有不少历史依据。因此，对于周初舜后封陈之事，学术界基本持肯定态度。甚至连《古史辨》领袖顾颉刚先生在一方面强调“神农、黄帝之传说，在周初尚未发生，封建云云，当属不确”，“究竟武王有无此封，亦仅凭后世记载，未能确信”^①的同时，还是承认：“尧、舜、大禹其人亦非有力之证足证其有，然则陈、杞二国，春秋时尚存，固为奉虞、夏之祀者，或在周初曾受周之封赠。”^②总之，到了西周时期，舜之后裔的族系已颇为清楚。在西周、春秋时期，陈国由于与周有着重要的姻亲关系，加上陈处于“楚、夏之交”^③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积极参与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盟会，舜族群的后裔早已融进而以夏、商、周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大家庭。

2. 舜“东夷之人”的解析

值得注意的，关于舜族群的活动地域和族系，先秦、秦汉以来文献中另有两种迥异于以上说法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进行科学的缕析，有助于复原该族群形成和发展的完整过程，颇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对待先秦诸子的记载，的确不宜完全信从。“翻阅战国诸子的作品，不难看到很多古史记载都受到作者的观点的影响，甚或是为了适应一定的观点而加以改造的”。^④

①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7页，第38页。

②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7页，第38页。

③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④ 李学勤：《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载《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孟子·离娄下》称舜为“东夷之人”的说法迥异于《史记·五帝本纪》中“舜，冀州之人也”的传统说法。不惟如此，晚出文献对舜族群的地域记载，也有不小分歧。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等说舜所生之地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之东，即今山东省菏泽市与郓城之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太平御览》卷81《皇王部》引《风土记》佚文等文献谓舜为姚姓，为东夷上虞人，据余姚70里有汉上虞故县。事实上，唐代学者已经对以上说法，无法考辨清楚，如张守节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一方面引述顾野王的话，称越州余姚县乃“舜后支庶所封之地”，同时又称“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后起的说法，本来就包含着许多不科学的内容。如前文指出的，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一组概念，本来就是战国到秦汉时逐渐形成的，五帝时期根本没有什么华夏和四夷的族群概念。近日王晖先生指出，“舜‘东夷’之人之说正好与先秦诸子言舜有多次迁徙相合，舜大约初为东夷之人，后逐渐由东向西迁徙直至晋南一带”，“舜属‘东夷’何地虽不能遽定，但他由遥远的东方向西数次迁徙，最后定居晋南的路线却是可以断定的”^①。笔者以为，王先生的以上推论虽稍微能够揭示出先秦时期的部分历史实际，但仍存在一些可疑之处，很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首先，根据前面的分析，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既然为晚出的概念，而且《孟子·离娄下》中舜为“东夷之人”为后起说法，其自然难以反映出舜族群最初历史地理的实际。在缺乏相关材料作证的情况下，暂不能轻易否定《史记·五帝本纪》中“舜，冀州之人也”的传统说法。有的学者曾结合文献

^① 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载《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

和考古学材料，推断晋南地区的陶寺类型文化为有虞氏文化遗存^①，虽非定论，但由于史料和理论具备，自然可备一说。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看，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汾水流域的临汾地区，现已在洪洞、临汾、侯马、新绛、稷山、河津、曲沃、翼城、浮山等县、市发现同类遗址 80 多处。因此，似可判断，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及郦道元《水经注》等古代文献中关于舜“为冀州之人”及进一步将其早期居地确定在今晋南蒲州、虞乡一带的说法，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其次，包括《孟子·离娄下》在内的诸多古代文献都明确记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舜族群内部曾经发生过人群流动，而《孟子·离娄下》舜为“东夷之人”的记载，则较为明确地告诉我们舜族群中的一支是自晋南地区向今河南、山东交接处的东方地区流徙。这一点，晚出文献足以为我们提供若干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北堂书钞》卷 13 帝王部引《竹书纪年》：“启征西河”。此事亦转载于《太平御览》、《路史》等古代典籍^②。当代历史学家确信“启征西河必有史实”^③。根据笔者的研究，启征西河即文献所载启诛武观。“五观”即“五子”亦即“武观”，并非启之五子或季子，而是参与反叛夏朝的异姓诸侯。据《后汉书·郡国志》东郡卫下“本故观国，姚姓”及许慎《说文·女部》“姚，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的记载，似可推

^① 许宏、安也致：《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载《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② 《路史·后纪》卷 13 注：“二十五年，（启）征西河。”《太平御览》卷 82 引《帝王世纪》载：“三十五年，（启）征河西。”以上两则材料所记年代不同，当为古代文献辗转传抄过程中文字讹误所致。后则材料中“河西”，显然当即其他材料中的“西河”。

^③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3 页。

测，夏代初年启所征伐的观国应为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启征西河应是夏代初年夷、夏激烈民族斗争历史背景下，夏族与传说中的虞舜的后裔的国族观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根据有关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判断，胤甲所居西河极有可能即在古观国，即今河南濮阳清丰一带^①。其次，有一最明显的铁证，即传说中舜的后裔胡公满所封陈地，在今河南东部淮阳一带，文献记载颇为清楚，并不存在任何争议。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支被称为舜的后裔的人群至迟在西周以前已徙居该地。

最后，应补充说明的，至于今浙江余姚一带的“姚墟”、“舜井”等遗迹和传说亦可能与早期的人群自然流动和文化播迁有关，并非如顾野王所云乃“舜后支庶所封之地”。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仅五帝时期不存在分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看，即使夏、商时期存在分封制的证据仍然不足。浙江一带有关大禹的传说很多，而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文献明确记载，越族的祖先为中原地区的夏人，这一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学资料的充分印证。如唐嘉弘先生曾对南中国所出一些靴形青铜钺及其他靴形器物的共源乃出自北中国经常使用的黑色石钺（玄钺）的夏族，在夏后氏子孙繁衍增殖裂变的过程中，逐渐扩散衍化，这是历史上民族交往移徙和融合的自然现象^②。夏族在南徙的过程中，不仅将大禹的传说带了过去，同时也将更为古老的有虞氏的传说一并带了过去。这些历代相传的旧说，“单词片语虽不足令人遽信，但综合言之，皆有条理可寻，又未必全是向壁虚构之说。”^③ 这大概就是顾野王所称今浙江余姚一带乃“舜后支庶所封之地”的历史真相。

^① 周书灿：《启征西河与夏代西河地望》，待刊。

^② 唐嘉弘：《越国源流初探》，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8辑《先秦史专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载《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徐中舒：《夏史初曙》，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 舜葬苍梧传说的发生

这里还应该强调的，今湖南境内有关舜葬苍梧的传说也非常多。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淮南子·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论衡·偶会篇》：“舜南治水，死于苍梧。”又云：“舜葬苍梧，象为之耕。”

《水经·湘水注》：“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山之东北，泠道县界，又有舜庙。县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俭立。”

《史通·疑古》注《舜典》“五十载方乃死”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

此外，舜葬苍梧之野的传说还见于《皇览》^①、《帝王世纪》^②等古代文献。

新华社长沙 2004 年 8 月 13 日报道，湖南宁远县九嶷山的

^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舜家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

^② 参见徐宗元辑《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 年。

玉琯岩前发现了唐、宋两朝祀舜帝的陵庙遗址。经考古专家证实，这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舜帝陵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发现。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实地考察遗址后说，发现面积这么大，保存如此完整的舜帝陵庙遗址，而且还能看到历代遗址叠压的情况，为进一步研究“舜帝传说”这一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形成、演变、发展及文化内涵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

事实上，以上所举今天湖南境内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关舜葬苍梧的传说，多有与历史事实相抵牾之处，故其在广为流传的同时，自东汉以来屡遭古代学者质疑。如王充^①、刘知几^②、罗泌^③、

^① 《论衡·书虚篇》说：“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以复如舜。舜到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王充一方面对舜到苍梧、禹到会稽之事表示怀疑，同时又将以上传说与治水相联系：“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可见，王充只是对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表示怀疑，但对舜葬苍梧并未予以否定，而只是用治水之事重新解释。参见《论衡》，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史通·外篇·疑古》：“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婀嫋，地气歔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况生离，万里无依，孤魂盡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刘知几用形式逻辑推理方法推论舜死苍梧乃系被禹篡位放逐，非因南巡：“历观自古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参见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第787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

^③ 《路史·发挥·辨帝舜冢》：“《竹书》、《郡国志》言帝舜葬苍梧，则自汉失之，至郑康成遂以鸣条为南夷之地不已疏乎？夫苍梧自非五服，人风婀划，地气高瘴。在虞夏乃无人之境，岂巡守所至邪？方尧老舜摄也，于是有巡守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倦剧，释负而付禹，则巡守之事禹为之矣，岂复躬巡守于要、荒之外也哉！……虽然虞帝之坟，在在有之，何邪？盖古圣王久于其位，恩沾于保隅，泽及于牛马，赴格之日，殊方异域无不为位而坟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颛、喾、尧、汤之墓传皆数出，汉远郡国皆起国庙，亦若是也。”参见《路史》卷36《发挥五》，《四库全书》，第383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罗苹^①等学者认为，古代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于情事颇不合。由于他们的怀疑具有一定的道理，用以立论的根据也较为令人信服，所以，后人赞誉他们的论述“真足祛千古之惑”^②。宋代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对今天湖南境内民间广为流传有关舜葬苍梧和大禹治水等传说提出批判，如郑樵、林之奇、梁玉绳指斥舜葬苍梧是“流俗之妄语”^③，“理之必不然者”^④，“荒唐谬悠”^⑤。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真实性不断表示怀疑。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对以上传说重新作出解释。如钱穆先生以为，“舜之故事流传，显多在汉水流域”^⑥，“屈原放居汉北，造为《离骚》，多及虞舜，不徒其地望之近，亦以舜之与楚国先王，特为亲昵矣。秦始皇至云梦而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亦以云梦与九疑零陵，同在今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也。”^⑦由此他得出以下结论：“盖九疑苍梧之类，本非南方地名。自楚亡鄢郢，其遗民之远拓而南者，遂以北方故土雅名，移名南服，因而苍梧九疑零陵，各散一方，本属邻近之地，乃隔为遥远之区。史公所谓舜崩苍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者，其语确有本，惟若以后代地望，一一掩实之，则显成为汗漫荒

① 罗苹曾为《路史》作注，《尧冢篇》注曰：“仪墓如汉世远郡园陵，与苍梧舜墓之类，非实所葬。”《舜冢篇》注曰：“传谓伐苗民而崩苍梧，伐苗乃禹也。”转引自梁玉绳：《史记志疑》卷1，中华书局，1981年。

②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1，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③ 郑樵：《六经奥论》卷5《礼经》，《四库全书》，第1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1，中华书局，1981年，第24页。

⑤ 林之奇：《尚书全解》卷3《舜典》，《四库全书》，第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⑥ 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⑦ 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唐耳。”^① 目前，虽有少数学者仍然笃信“今湖南永州宁远南九疑山当为舜所终处”^②，但由于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而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正如当代历史学家所论：“舜南巡苍梧，死葬九疑，二妃从于后，泪滴成斑竹，死为湘水神的神话故事，不应否认它，古代民间自有此故事存在。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舜，一生活动地区全在黄河下游，未曾远离过此区域。何况历史上直至春秋之世，楚国大抵活动在长江以北，春秋后期至战国以后才逐渐向长江以南扩展。则自春秋以前华夏族之政治势力根本不可能越长江以南，被盛推为‘三代圣王’的帝舜不可能到长江以南，更不要说被称为100多岁的舜还能几千里南巡或南征了。”^③ 这一点，目前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指出，“舜葬于苍梧之野的传说在《礼记·檀弓》篇已经记载，这一篇可能是战国前期的著作，那这个传说当更古老。其他在湖南境内关于他的传说还不晓得有多少。这些神话，如果相信它们的字面意思，固然是太笨，但是神话也应当有它自己的来源，必须舜的声威在此地区异常地烜赫，而后关于他的神话在此地区内才有发生的可能性。”^④ 如果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有关资料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应是

^① 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② 魏嵩山：《虞舜行迹地望辨析》，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与该文观点相近的还有郑国茂：《舜葬九疑山考》，载《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何红斌、王田葵：《舜帝葬所新考辨》，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郑国茂：《帝舜南巡不容置疑》，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③ 顾颉刚、刘起轩：《尚书校释译论》，第一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350页。

^④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7页。